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一



中國經濟史資料選編 十一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一十)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有六年】六月辛未朔。戶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諸路沒官田產。昨許人佃租。近因鍾世明請出賣。而未有買者。見佃人因此失業。今乞仍舊給佃。二月乙亥鍾世明建議請出賣上曰。建議者不過利於得錢耳。若許民租

佃。量立租課。民必利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沈該曰。陛下恤民務本如此。天下幸甚。御史中丞湯鵬

舉言。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腳輪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一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

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曾充役。謂之白腳。然下戶無力可充。遂有

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腳比。並物力再差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已丑不行右承務郎何惟清

上疏。訟其父鑄頃嘗被命與曹助出疆。與金人辯其逆順。勤懇之時。哀切至慟。是以未幾得濟其事。而爲

秦檜所忌。事實不傳。詔付史館。壬申。咸寧郡夫人郭氏薨。郭氏歸普安郡王。生四子。愉、愷、惇。幼未及名。薨年三十一。權攢於北山之修吉

寺。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者

必曰。方今員多闕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臺諫監司

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逐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激勸之。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然久任亦不可爲定例。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考察課績。列銜保舉再任。仍令尙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中書舍人吳秉信兼實錄院修撰。御前諸軍統制知興州吳璘言。紹興十一年。得旨令宕昌寨歲所市西馬十分之二給本軍。而茶馬司績五年不與。今軍中有馬七千。皆已老大。恐無以備緩急。望茶馬司今歲如額支撥。其餘逐旋補還。從之。

甲戌。宰執進呈祕書省校書郎黃中面對劄子。言白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憸人。布在郡縣。不復以民爲意。自陛下一新百度。而半年之間。監司郡守出於親擢及近臣舉薦者。不過數十人。他皆如故。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假以歲月。令遍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蠹耗。官吏之貪污。苟且與夫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其監司守臣善惡之尤著者。每路各黜陟一二人。以新天下之耳目。上納之。乃詔諸路監郡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御史臺言。去年十月以後。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泳。吉陽軍。莫伋。化州。王洧。南恩州。王肇。高州。汪召錫。容州。陸陞

之。雷州。張常先。循州。康興之。欽州。徐樛。高州。王會。循州。雍端行。賓州。林京。英州。鄭煒。雷州。已上並編管。呂愿中。封州。王巖。建昌軍。曹雲。

柳州已上。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州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數文閣直學士致仕俞俟卒。右承議郎並居住。

蘇師德通判建康府。

乙亥。祕書省正字張震言。四川茶場。每貨茶百斤以上。必有所增予。謂之加饒。所以優商。官自捐之。民則無與。自韓球行刻剝之政。希增羨之課。始取償於民。盡舉所捐。增爲正額。或一場增至三二十萬。茶既不足。則併採新芽。來年轉荒。舊產愈負。自此額未嘗足。民日破貧。且民者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優商而困民。是浚其流而竭其源也。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強悍之民。起爲私販。以爲苟保於朝暮。孰與坐待於死亡。其弊若斯。將損國計。願將韓球以前茶額。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幾民力稍可復舊。以爲四川根本之計。從之。

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河州程克俊參知政事。上既命二相。乃詔克俊過闕。對之翌日。遂有是命。右正言凌哲。乞下諸路州縣。將去年十月以後所降寬恤指揮。並臣僚論列得旨章疏。如約束受納催科推排差役之類。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從之。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曷罷。曷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劾曷兇狡刻薄。嘗諂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爲殘酷。吏民有犯贓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產徙配。且言畫旨如此。每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

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國子監轉運司並無牒試之人。因進呈檢會。

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炳中第。炳乃翰林學士承旨穀之子。違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熺登科。尙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秦垓中甲科。所對策敘事。皆檜熺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

中興聖政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以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爲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己卯。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勃知湖州。

辛巳。左朝散郎敷文閣待制錢周材落職。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其不孝不法。而權臣以鄉里之私。置在侍從故也。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宣教郎石公揆。追復直龍圖閣。皆以刑部看詳元犯來上。故有是命。左奉議郎孫覲復左朝奉郎。覲旣敘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始上書自訴。乃復舊秩。起復武翼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充思州都巡檢通管州事田汝端。知思州。從本路安撫司請也。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賊狼籍。疆市民田三十餘頃。驅歸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吻。祿廩不絕。伏望重賜竄逐。庶幾有以懲戒。詔雲翼先次放罷。其通州在任日所置。及奪取民戶田產。令本路轉運司盡數籍開具申

省取旨。

閏十月壬

寅行遣。

甲申。刑部尙書周三畏引疾罷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鎮國宮。祕書省校書郎黃正字、葉謙亨並兼實錄院檢討官。樞密院言：御前諸軍見行招填闕額人數，竊慮亦有強刺不情愿人，理宜措置。詔諸軍都統制嚴行約束，不得強招。其招到願充軍人，主帥躬親審問，委的情愿，方許刺填。仍出榜曉諭。後有陳訴，其所委招軍統制官已下，取旨重作施行，各具知稟聞奏。

乙酉。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畱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尙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弊，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尙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右奉直大夫張昞試大理卿。成忠郎柯熙爲武學諭，始除也。詔左從政郎新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左迪功郎林之奇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之奇，福州人。度，壽安人。已見。旣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爲漕司試官，受

韓世忠使臣之囑，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論謂何，乃罷之。

度在罪召試在丙申。

丙戌。左宣教郎新洪州州學教授王剛中入對，論修徽宗實錄事大體重，望特詔史局採訪舊聞，參考詳

記擢剛中祕書省校書郎以其奏付實錄院剛中吳秉信所薦也

剛中初見紹興十五年三月

武功大夫新知全州劉光時乞鑄夾錫錢執政以爲難行上因論錢法隋末唐初其弊極矣至開元工始精緻國家如太平祥符崇寧錢亦甚精沈該等曰是時銅料豐饒故能如此上曰當令盡如舊制工費所不較也上又曰近日雨澤甚霑足暑中此雨絕難得殊可喜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爲名是日流星盡隕

戊子左朝奉郎新通判泉州黃祖舜言取士先行實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不就科目乃老於布衣無以自達而羣試有司其閒輕僂之流躡取膺仕往往而有以此較彼輕重大不相同臣愚以爲鄉舉里選不可遽行文藝行實難以驟改參酌而用之或有補於治道欲望布告中外自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修明孝悌純篤爲鄉曲素所推重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糜以好爵以此激勵天下庶幾士風歸於淳厚亦鄉舉里選之意上曰文學德行自是兩科若果有德行純篤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取乃以其奏下禮部遂以祖舜守尙書倉部郎中右朝請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寡合得之數申解近因曹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爲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人戶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稅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爲額則是與郡縣開培斂之門遂致逐州知通立賞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

二稅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窠名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即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詔戶部看詳取旨邦獻又言監司以互察爲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賊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符行中落職罷宮觀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在蜀中恣爲不法掠斂四川珠貝錦綺以媚時相又督朝廷所放五年舊欠蜀人怨入骨髓故也

辛卯祕書省正字張孝祥面對乞將去年郊祀以前官吏犯賊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間論訴監司按發即依條看詳審實外如係取怒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煅煉戍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上曰近來如此雪正者甚多已令刑部施行孝祥又言昔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如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望取去歲以前修過日麻詳加是正審訂事實務在貶黜私說庶幾垂之無窮從之入內武翼郎永祐陵攢宮都監鄧友杖脊刺配瓊州牢城收管坐盜伐陵木以葺私舍故也禮部言欲自今年七月朔爲始太學生請長假滿百日之人並依條檢舉填闕從之祕書省正字胡沂兼實錄院檢討官

甲午詔前侍從論罷未復職人寄祿官至朝奉郎以上身亡在去年大禮十年內者許以致仕恩任子用吏部侍郎權尙書張綱請也監察御史樊光遠建議而吏部舉行之

乙未右朝請郎蔡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樗投樁年爲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丙申。詔黎雅州博易場官市珠犀水銀麝香等並罷。令民間仍舊交易。左迪功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學養士千餘人。而月數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舉爲優。不知以舍選爲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今科舉密邇。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選爲榮。則將重去學校。而人才成就。詔吏部看詳申省。

丁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邵卒。邵起守池州。踰時復請祠去。道由廣德軍。值其生日。前一夕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視之死矣。邵以丙子歲六月二十七日生。復以其年月日死人皆異之。秋七月辛丑。樞密院言。武臣知州軍見闕數多。及有過滿處。詔三衙主帥保舉內外武臣知書諳練民事。堪任知州軍人殿前司三人。馬步軍司各二人。如後犯入己贓及不職與同罪。各具狀奏聞。保寧軍承宣撫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言。西南兩外宗正司相去不遠。凡所申請。及鈐束訓導宗子事體。一同。欲望請兩宗司官每年一次往來商議職事。從之。

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疋。內十二萬疋令與戶部措置商量收買合用錢。於內庫支還。餘十二萬疋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爲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入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被蒙實德。今歲絲蠶登熟。置湯收買。便可足數。上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卽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迺因郊賜赦。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

士交章公車。陳詞臺省。以自訴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寬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實。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冤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竊見比來檢鼓院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至於姦賊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或稱向曾違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儻復齒夷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掊尅。以殘虐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賊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寢清。實天下幸甚。詔刑部看詳取旨。其後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勘。賊證結錄。別無翻異。已行斷遣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分明告示。其餘特被罪。或因緣連累。斷遣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卽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左朝奉郎沈介爲尙書吏部員外郎。左朝散大夫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長源罷。右正言凌哲言。長源嘗冒臺察之者。別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會連親起廢。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陞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刻奏。迺者被旨追證王鞫不法事。凡鞫強取民田。多不給還。見訴臺部。其用心如此。望賜罷黜。以爲朋姦慢令之戒。故有是命。詔四川宣撫制置使鄭剛中。李璆書押過便宜付身。與除程展限一年換給。若出違令限。更不施行。

癸卯尙書工部員外郎吳援乞補外除祕閣修撰。知緜州。

甲辰。詔三佛齊國遣使入貢。可差睿思殿祇候黃太求充押伴官。御史臺檢法官褚籍言。近來州縣守令。類多貪墨。每有豪戶及僧道富贍者。罪犯必令獻助錢物。或作贍軍支用。或作修葺亭館。多者數千緡。少亦數百緡。更不原其所犯輕重。例作緣故釋放。此風寢長。不可不革。望俾有司嚴立法禁。並以賊論從之。

乙巳。右正言凌哲。乞下諸州縣。應積年掛欠苗稅官物等。並權住催。候至秋冬之交。收成了畢。再行追理。詔戶部看詳。其後積欠殘零如所請。

丙午。右奉議郎薛仲邕。特勒停送連州編管。時仲邕狀進乞宮觀。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謂省吏曹瀉實教之。瀉。泳之族弟兄。二十餘年。凡執政左右司。多妻非於故相。因以廢罷。中朝爲之切齒。洎魏良臣秉政。漏洩省中事。皆瀉爲之。望屏之遠方。以爲治世蠹賊之戒。詔瀉特勒停。惠州編管。

丁未。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知撫州張子華。目不識字。初以玩好結託時相。遂遷福建。廣南兩路市舶。貪汚之聲。傳于化外。知武岡軍李若樸。交通王會。其承大理也。岳飛之獄。旣具。若樸獨以爲非。務於從輕。今復令守湖外。其異議如是。得不爲之慮乎。若樸貪汚刻剝。通判方疇欲裁正之。若樸求疇之過。言於監司。疇遂坐深文貶責。詔並罷。左武大夫伏深言。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宣和閒發來戍守。緣兵火各無所歸。今邊事寧息。諸州軍盡將老年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匄。甚可憐憫。欲望免行揀汰。支破半分衣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存恤。詔制置司行下諸州如所請。四川東軍之

籍凡萬二千四百九十人。

萬二千一十人禁軍
四百八十人廂軍

夔州四千四百四十七。成都府三千三百六十。瀘州二千九

百八十九。劍門關三百六十。文州三百二十。利州二百二十五。

內二百
人廂軍

蓬州二百三十六。恭州二百。閬州

百五十。

廂軍

邑州百三十。廂軍龍州四十三。休兵以來。竄死相繼。瀘南帥臣聞於朝。有旨招河東北。陝西等處

流寓人及本軍子弟補額。然流寓不復有矣。至今循之。

此以四川制置司事類附人得旨招
補乃江陽去所云不知何年月指揮

皇叔福州觀察使

士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惠國公。夜。彗出井宿間。

戊申。宰執進呈。次上曰。夜來太史奏彗出井宿間。朕當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陳言。務盡應天之實。遂下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所屬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寔。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郎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一任。方許闕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使用屬官差遣。理當親民故也。

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等以星變引咎。且言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亦有常數。

卿等不須如此待罪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宣諭臣等奉行。上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爲憂，豈問遠近耶？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人鑄錢監充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責，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若盡行拘籍，卽是一日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重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況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爲器，只合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贍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有允當，伏乞申嚴禁戢，銷鎔錢貨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壞而未鑄者，已鑄而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盡以家業充賞，然後斷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從之。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爲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非唯不知出此，抑亦有甚者焉。彼其經年不劾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閭郡不舉一人，以爲子孫換易之地，是雖出私意，猶之可也。甚至闕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廉隅之吏，絕意榮塗，而姦賊不逞之輩，侵漁公上，培斂百姓，日營苞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庶乎祖宗之法，不爲虛文，而賢不肖之徒，有以旌別。實天下幸甚。詔令有司立

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

九月丙午立法。

辛亥。詔諸州知通取索逐縣丁簿。依年格收附銷落。如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丁錢。及老丁不卽銷落。並許赴臺省陳訴。又詔豐濟倉俟農隙興工。及內外別有修造去處。並行權住。又詔昨來經界打量定驗輕重失實去處。許經看詳官陳訴。可更展限半年。委守令申漕司審覆。依公改正訖申省。皆以星變故尙書省請也。戶部尙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言。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責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僧陳獻置團拘賣。尅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于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邀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從之。三事皆曹泳所擬。及是因星變而罷。

壬子。詔諸軍因罪勒令自劾之人。不得一例揀汰離軍。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切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于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己。伏乞申嚴行下。令守倅遵依紹興敕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臺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恥之風。則刻意擾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言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郡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給事中凌景夏。仍添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又詔諸州路縣前後添置河渡。

去處。並罷聽從民便。又詔州縣和買紬絹及和糴草料等。將官戶及權勢之室。並與平民一等科納。如輒敢減免。官司及減免之家。並計贓科罪。令監司覺察。皆以尙書省有請也。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減退。陛下尙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自不遑。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該又奏。前日臣等以輔政無狀。欲待罪。乞行罷免。蒙宣諭再三。所以不敢上勤聖聽。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奏。檜意。押往本貫。或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實難得錢。可令會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糴。民間得錢。亦兩便也。該曰。便當奏行。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諡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諡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用博士劉嶸擬定行下。

上語在六月癸巳。今併書之。

丙辰。詔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可特放逐便。仍許取應。又詔臨安府猪羊圈。并安撫司回易麻布。連竹紙增息出賣。及責借官錢。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並住罷。又詔諸州民間地土。占充官司營寨房廊。其隨地產稅和買。並與除放。明婺嚴衢州所買發納牛羊司羊口。令椿支合用官錢。依市價和買。不得依前抑配民戶。應州縣受稅賦。卽時銷注。並只以縣鈔照用。不得索取戶鈔。皆以尙書省有請也。御史中丞湯